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録卷十九目次

經濟

明三

刑部尚書鄭室甫曉

工部尚書王子宣鈁

刑部尚書馬望之岳

刑部侍郎沈翔卿應龍

刑部尚書吳惟錫百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允文如斗 子思克附

工部尚書呂信卿光洵

兵備副使黃文卿中

按察司僉事徐允平甫宰

兩浙名賢錄卷十九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九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濬原嗣哲氏閱

經濟

明三　共二十二人

右副都御史陳郎卿克宅

陳克宅字郎卿、餘姚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嘉定縣知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壤之目、移稅比里、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克宅不避寒暑、遍履其地而籍之

宿弊頓革猶寇湯毛九盤據天目巡撫張津奉命征之請以克宅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散悉如克宅算撫臣以爲才列上治狀稱南畿卓異第一徵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時大禮議起伏闕上疏諫繼之以疏廷杖幾斃方號時有亞獅規知　上怒者欲竊起克宅厲聲扼其項曰大臣不當先去爲人望衆皆懍然又劾奏武定侯郭勛大不敬當斬直聲振天下出按貴州麻將寨劇賊私有名號屢格官兵克宅密授計斷事史勅以署程畲篆往因選兵馳縶之賊皆就擒地方底定事竣還朝

道出維揚民饑克宅條上救荒五策且請大發濟儲借留司府官賦以廣賑濟全活者以萬計無何復出按河南有憲使某者恃冢宰爲肺腑居職無狀克宅特疏劾罷之冢宰不能庇而部下墨吏皆望風解綬去當是時克宅臺資已逾八年宜內擢而冢宰竟以前憾出置嚴地授四川按察司副使蔦番爲梗克宅夜勒兵出其不意焚碉房數十所盡殲之自是諸番落皆貢馬悔罪無敢犯陞河南按察使素精法比而原情斷折民自以不寃進湖廣右布政使尋轉左時楚地雍罹水旱重以大

工採辦諸役繁興克宅蚤作夜思剸量裁節民賴以甦
尋遷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兼理軍務先是有凱口
囤賊阻險造逆自宣德以來征之不克正德間其賊阿
向復叛四用兵征之又不克賊轉張甚巡按御史王杏
疏向當誅之罪有八難克之勢有三命下克宅相機撫
勦克宅一撫之不得乃按行賊壘與督將吏乘雪夜令
敢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據其要害一鼓克之向賊
授首俘斬六百有奇招撫降者可二萬計捷聞晉二品
俸賞銀五十兩綺二襲克宅以囤險絕方集衆策擬剷

穴置守以圖永安而會以督理糧儲代去濁孽復曳生
苗據囤爭之守臣畏譴反嫁禍焉曉言官論克宅主用
兵非是遂罷歸歸四年而卒二年而勘貴事者始白
克宅功詔復原官贈通議大夫賜祭葬廕一子國子生

工部右侍郎徐朝儀讃

徐讃字朝儀永康人弘治乙丑進士授棗強縣知縣劇
賊劉六等流劫郡邑讃練兵城守先事爲備賊鬪之相
戒不敢犯棗強界民飢捐俸募粟作糜食之富人義激
爭先發廩所全活以萬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鹺長

薦兼理河道逆瑾餘黨楊虎等流劫開濟間官兵不敢
嬰其鋒讚畫策擒之斬其魁以徇脅從者審釋之皆感
激去巡按江西剿湖寇徐九齡等數百人時宸濠久蓄
異謀潛結羣寇以自樹讚一舉而翦其羽翼之勁者濠
爲之憮然陞知撫州府已而宸濠果叛讚聞變即治兵
給餉遣戰艦出江爲上流聲援濠知有備不敢直趨南
都而卒坐困於安慶者讚之力也加陞河南左叅政仍
理府事在撫凡七年一意愛民撫人至今稱其有古循
吏風轉江西左叅政尋歷貴州湖廣雲南按察使陞本

省右布政使尋轉左以母年八十疏乞終養歸卽家拜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又改撫河南適歲
飢盜起條陳救荒三策以恤民又陳便宜四事以弭盜
上皆從其請卒之民受實惠賴以不飢而盜亦無隙可
乘各解散陞工部右侍郎無何而母喪以哀毀卒讚賦
性寬和雅量汪涵終身未嘗有怒容或擬之劉寬婁師
德云

提學副使汪子宿應軫

汪應軫字子宿山陰人弘治中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

武宗南巡、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跪門廷杖幾死出守泗州、泗州民惰、弗知農桑、輒至首勸之、辦出帑金買桑於湖南而植之、募桑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傍偟匈擾、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輒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輒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即 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 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儻費集而 駕不果至、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輒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 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

豈他所將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險懦可懾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

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啗軫而以是難之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授蠶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肅皇帝登極召拜給事中去泗之日父老送者無不泣下軫在諫垣凡上三十餘疏悉關切體要其最大者如言新建伯

王守仁心迹甚明不當以詭掩功沮將來忠義之氣刑部尚書林俊嘗納其言不當聽其去　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中門　興獻帝尊崇不當過禮並侃侃爲中外所誦然竟拂當路意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又以執法忤巡撫棄官歸已而臺省交薦復起督學江西其教條一本躬行士皆信嚮尋丁外艱歸遂絶意不復出家居孝友兼介與人交坦然無城府親無宿儲乃親黨有貧難必倡義周之凡鄉邦利病必盡言以告有司未嘗以私謁晚歲陶情於酒人謂其外常醉而内獨醒蓋靖節

之流於其殁也因私諡之曰清獻先生

吏部尚書唐虞佐龍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受業章楓山之門與章拯黃夢弼陸震董遵同稱高第而尤以古學自名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郯城知縣時盜起燕齊間至郯龍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龍設三覆以候賊入覆內發神機以擊賊奔覆發大破之斬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等召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執憲不撓每以法抗嬖臣錢寧人爲龍危龍笑曰吾盡吾職

耳禍非所計也而寧卒不敢有所加再按江西自宸濠亂後禁兵駐境内恣睢爲患亟疏請班師民用安堵又請蠲租賦賑貧乏表忠義核實功罪輕重惟允赫然稱名御史陞陝西提學副使進山西按察使徵拜太僕卿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凡軍民所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脫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民無不肖像事之者擢吏部右侍郎轉左會關中飢詔發帑金以賑而虜酋囊吉數寇邊　天子爲之旰食顧非文武兼資重臣無以勝其任乃親擢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

務兼理賑濟龍馳入關奏平糴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者二十餘萬人已乃簡戎伍餙器械明賞罰任梁震王効劉文諸名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明年春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龍趣震還而檄永將任傑以兵出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夏敗虜於響水斬首七十餘級秋囊吉自將十萬衆犯安會龍使文迎敵而伏兵其旁戰旣合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遁去至與武効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旬月之間露布三上前後斬首四百五十有奇奪獲夷器無筭兵部

上龍功以爲昔都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三百加太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異其賞會執政有忌龍者竟不報召爲刑部尚書先是大同卒叛都御史劉源清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卒懼爲飛語中源清徵下獄龍言大同凡三亂輒戕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安今復罪源清邊人益得窺朝指矣源清於是得釋九廟成龍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人蓋於清朝欽恤忠厚之政裨助良多以母老疏乞終

養歸數年復起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老辭不允改南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母鄒夫人曰此所謂兵華之事非汝養母時也吾偕汝行矣龍不得已奉母夫人入都龍故習邊事以爲虜去來如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候虜至持滿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　太廟成加太子太保改吏部尚書無何而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疏上者三忤旨以爲稱老忘君奪其官放歸輿疾出都門二十里卒於邸舍有司不敢聞其明年子汝楫舉進

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又二年具疏明䏻不敢爲欺狀詔復原職賜祭葬贈少保謚文襄龍性坦夷與人處畢露所爲而其意氣激揚慷慨見者盡傾尤好奬㧞後進士多頼以知名素以文名家而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揮灑立就莫不宛麗暢達或戲爲奇澁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㵎石集各若干卷行於世

鳳陽府知府汪天錫金恩

汪金恩字天錫衢之江山人以進士主政刑部歷員外

郎郎中出知桂林府時土番于紀屢挫官軍當事者將
議撫以爲苟安金恩慨然曰小夷陸梁是不一大創則
朝廷聲教將有不訖於遠者前委用非才以致撫馭奈
何因噎而廢食乎當事韙其言卽以撤委之金恩乃揀
其精鋭授以方畧時適大霧連日不解卽乘霧嚙枚疾
走令敢勇士數百人攀附而上先據岩險然後縱火焚
其林菁大兵鼓噪而進連破一十八巢火焚墮崖死者
不可數計俘斬七百餘當事者上其功是時逆瑾招權
納賂天下競進之士思以功名見奇者輦金實輸其門

如流水、朝進賂而暮析圭、如取諸寄、金恩以功當峻擢、顧漠然若不知有瑾也者、瑾怒抑其功不叙、僅以資轉知鳳陽、金恩怡然就道、益勤撫字、視小民如小兒、時有為瑾遊說者曰、急為修謝、猶可免禍、金恩曰、吾受官公朝而輸貲閹宦、如羞恥何、頭可斷、節不可改也、瑾聞大怒、遂勒令致仕歸、時饑寇搶攘、力贊當路、為立城池、邑民賴之至今、金恩負經濟才、卒為權璫所抑、十不究其一二、論者深惜之、

兵部右侍郎陸汝成稿

陸穩字汝成世為吳興人登嘉靖甲辰進士第授刑部
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為四川按察司副使兵備建昌
獲流賊魁作白玉蒙金幣之賜持衡者始知穩為文武
才可大用歷陞江西叅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而流賊
盧梅林起閩楚之交賊張璉起廣之饒埔璉故縣滑胥
也盜官銀覺亡入賊中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
池僞與諸漁得以出衆視之大驚以為帝王符也於是
大埔賊蕭晚羅袍楊舜相與歃血推璉為長璉自號飛
龍人主封袍等皆為王劫興寧長樂圍平和使晚屯木

害其黨林贇據南靖爲聲援黨呂細斷汀漳官兵所出之途袍舜出永定連城絕餉道黨王伯宣入海導倭夷犯潮州牽我兵不得相救勢猖獗甚辛酉秋八月詔拜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開府處州合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廣東之雄韶惠潮湖廣之郴州環數千里皆授節制穩行至吉安梗於梅林不得前而時朝廷所降兵符猶未至乃以便宜刻關防徵兵討敗之獲梅林梟其首以徇進至處檄故提督王守仁所用黃鄉兵屬以先驅九月擒上杭賊李占春兵威大振遂以十

一月討田坑賊梁寧走之棰嶺襲程鄉峒賊徐京州執以歸十二月分兵討連城汰内二峒賊斬酋謝文瓚等焚其巢明年正月厰陽賊袁三犯玉山永豐崇明三縣討誅之二月討黃積山於大田峒積山中流矢死夏五月遂會閩廣兵討璉穩曰志有之攻瑕則堅可瑕羣賊惟林贊爲弱兵之宜先破贊則破竹之勢成矣數節之後寧容復着手乎乃首擊贊贊果降縱擊孢犇皆就縛穩令軍士捲甲疾趨夜擊晩晩駭懼莫措因使人誘至斬之而潮守何鏜亦誘斬伯宜賊益窘乃令總兵俞大

猷擊璉璉阻險以拒不得入穩懸重購卒獲璉斬之盡毀其巢穴捷聞賜白金五十兩彩幣四襲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其地復討賊黨之逋誅者以次悉平又會閩兵逐故陷興化之倭夷復其城穩前後擒斬賊酋二百餘人從賊二萬有奇自用兵以來撫臣獲功之多未有過焉者　上念穩久勞於兵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尋爲忌者誣劾歸歸二年江西撫臣吳百朋列上穩治行功績章章在人耳目賞不酬勞而竟被誣衊歸恐傷忠臣義士之心於是復有金幣之賜天下士大

夫始知罷穩者非　上之本意也撫巡部院諸大臣交章論薦穩堅卧不應未幾卒年六十有五

刑部尚書鄭窒甫曉

鄭曉字窒甫海塩人遵化訓導儒泰之子生有異質年甫十歲父授之經傳即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即能通子史父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誡之曰汝他日當為此不得為彼故曉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為君子不以毀譽科宦貳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董玘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曉名曉竟不一

往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强弱之數遂撰九邊圖誌三十卷一時士大夫始知曉為經世才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癸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以為不可不報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 世宗皇帝特詔起廢調考功進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曉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溪罷相有詔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曉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已而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為尚寶丞

丞曉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諷䟽劾抗　上市恩詔
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丞曉至和日夜治民事
訪諸所欲罷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又回
翔南卿寺者幾十年始進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兼僉都
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
憂之曉至鎮則日夜謀戰守備申部曲法又選民兵及
鹺丁之驍悍者以張其鋭由是師旅厚集計筭已定一
鼓而擊之於通泰則大勝乘勢而掩之於如臯又大勝
遂長驅而擣之於海門又大勝旣則破之於呂泗圍之

於狼山又無不大勝者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乃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遷吏部左侍郎尋轉南京吏部尚書未發　世宗以曉素知兵出之南都非宜特旨留爲右都御史恊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未幾改刑部尚書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以忤嵩宰綱郭希賢以諫立儲錮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以誤軍機

錫又留都兵變殺侍郎黄懋官王直通倭奴賺亂勢厳始就擒此數事皆當時大獄曉與分宜皆不合蓋曉意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以快私分宜欲寛假王直及亂卒曉議則欲殺之以正法彼此互折至以目皮相恐曉不顧也時御史鄭存仁揣分宜偏指妄以職掌奏曉而曉素嫺於職掌具疏進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遂忤旨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歸曉家居角巾布衣數携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疏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名卿

性儉樸尤嗇於聲受所居絕去紛華松窗竹几蕭茵[illegible]帷蕭然如野衲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父受誣事於朝詔復原官　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端簡蔭一子入監讀書曉為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寬堂與華亭徐相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工部尚書王子宣鈁　伯父誥附

王鈁字子宣世家會稽以貲雄而好施遇歲儉輒出庾
中粟以賑子孫世守家法里中貧㷀胥待以舉火而喪
不能葬者無不賙扎為薶及鈁貴人咸謂天之陰隲云
初鈁伯父諾舉進士尹弋陽以循良徵道卒鈁生六歲
就外傅家人或謂之曰而復能如伯父舉進士乎鈁竦
然應曰而謂讀書第舉進士已邪聞者異之年十四補
邑傅弟子員勉書疾學每試先曹耦嘉靖壬午領浙江
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丁外艱服闋
補北水部榷稅荆州以冰蘗稱轉刑部員外郎進郎中

審五聽戒五疵孳孳求民之衆凡經論決咸稱平允出
知邵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工事至立
剖吏胥屏息立廡下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覘者百
姓望之如神明有事則各輸其情蒲鞭懸而不用府有
行人以使事道邵武横有需索吏民苦之鈁取眞西山
心政經遺之行人者媿而去然卒以是失當路意秩滿
考最擬陞擢而銜者揚言曰是清操士宜主財賦竟轉
爲福建都轉運使鈁益悉心鉤稽宿弊如洗而茹荼嚼
蘗如分司荆州時丁內艱服闋補長蘆尋擢雲南布政

司左參政進按察使轉右布政遷廣東左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所轄故多峒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騷之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日鈁至一解諸繫令惟責郡縣恤煢獨撫流離不煩兵而底定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事四履之地大都盜窟若肇慶府扶黎蔡海大羅山諸處尤爲雄鷙時時破壞城邑鈁乃發偏師授以方略會其魁馬天恩等并從賊七千八百人破巢二百有奇奪還被虜男婦五十八人特詔

倭獎蔭一子、無何而倭寇自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鎮
調兵邀擊、斬首三百、俘百有奇、奪還男婦四十人、捷聞
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復犯潮陽、調兵禽勦百七十人、
奪還男婦亦百七十人、 上聞如初賜、是年冬、長樂與
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綠崠賊、復相煽動、鎮會兵擒斬
賊首楊球等、及賊徒三百六十人、奪還男婦五十人、
上聞亦如初賜、復念廣中寇盜頻繁、當有以遏其衝、乃
相度要害、添設廣寧縣治、斷賊出入、而不逞之徒稍衰、
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覈者、

鈁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納有稽嫌疑不作而軍儲亦以是瀚充考績進階通議大夫封贈祖考妣如制復錄廕一子未幾召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具疏乞休不允改南京工部尚書屢疏引年得請歸閉門謝客絕迹城市嬉遊林壑間見者不知其為鉅卿貴人也丙寅五月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謚恭簡

刑部尚書馮望之岳

馮岳字望之慈谿人嘉靖丙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稅蕪湖以清幹稱丁外艱服除改刑部歷員外郎

郎中恤刑江右虛心詳讞多所平反出知山東濟南府府多巨盜黨與竄名府胥中太守有所發覺盜輒得豫爲計踪跡詭秘人莫之解岳廉得其實一月盡縛之遠近驚以爲神盜遂屏跡丁内艱服除補延平計擒巨盜竅眉缺嘴一郡底寧民有納金魚腹以賂吏胥者岳命卒剖魚金見府中懾服陞山東按察司副使轉河南布政司左叅政河決爲患幾於陸沉岳親履決所授吏成法所費不踰萬緡而河就故道民免墊溺陞江西按察使尋歷左右布政使晉順天府尹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湖廣尋陞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岳以鄖陽居三省之中城垣未建無以扞禦首奏城之蠟爾山諸苗屢討屢叛岳撫勦並行馘俘於朝奏建容美等十四司統轄之三省敉寧無何而邛水酉陽小平茶等苗相次勦定敘功廕子入監讀書播州苗酋阿項驍勇善戰煽誘湄潭諸苗為亂侵掠旁郡三省震動岳奏勦之授總兵石邦憲等以方略斬首數千級阿項奔突馬蹶擒斬以徇諸苗悉平岳親詣賊巢視諸要害建築屯堡列戍分哨為久安計進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未幾陞南京刑部尚書、[illegible]宗舊制、刑部理畿內刑獄、具載會典、迨後十三道多所侵越、岳具疏請復舊制、以明執掌、刑清訟理、畿輔肅然、無何而再疏乞休、或謂二品將滿、當有恩澤、曷少需、岳曰、

聖恩罔報、臣力當休、吾志決矣、復懇疏以請、得吉遂飄然歸、先是、南京軍糧久不時給、岳深以爲慮、集叅贊張鎜・太常卿趙貞、多方謀畫、張鎜緩其事、岳歸未踰月、停卒脫巾不可制、而黃侍郎懋官罹其難、議者皆服岳之先見云、岳居家焚香靜坐、手不釋卷、不問戶外事、

臺省交章論薦既不應隆慶庚午趙貞吉大拜必欲起之以輔新政岳手書謝絕趙公竟不能奪卒年八十有七篋中所遺僅一縑至假棺以斂大臣清貞至此亦古今所希覯也訃聞賜祭葬如制所著文集八卷恤刑稿四卷軍門行稿五卷藏於家

刑部侍郎沈翔卿應龍

沈應龍字翔卿烏程人嘉靖乙未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奉勅慮囚湖廣時稱不冤出爲四川按察司副使當白草番之亂陷兵失地朝旨切責撫總重臣招

剿之議未定龍極言撫之無益徒損國威不若專意鵰剿期一大創可保數十年無事卒成擒馘斬級之功其論大事胸中具有經緯故撫按交章薦其才可大用歷廣東布政司參政時有事安南龍不止督餉之勞而留心邊圉期圖綏靖參謀指畫卒誅范子義等安攘莫正中定莫宏瀷之位迄今稱其遺烈已而崖萬黎叛方事征剿預議處置久安事宜龍言崖萬與瓊相去數百里止一兵備不足以辦昔年黎叛增設參將事定復裁合添設參將於崖州參議於萬州專任責成協力共濟地

方賴以寧靖龍遇事獨持大體必當其窾會而後言故
發必當機所至有功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東時值濟兖萊青比年大侵龍講荒政全活八十餘萬
人東土之民肖形以祀又運河淤塞議開新河龍言新
河首尾二百四十里高下甚懸雖嘗置閘無水可蓄今
若大加開濬豈惟財力不給卒亦無益於運不若次第
修築因其勢而利導之隨所轄多少而程其功費力省
而功倍卒如其議以行而運道復故河南師尚詔攻陷
州縣龍恐其流而東也即嚴兵於黃河一帶以待而運

謀出奇屢撓敗之賊懼遁去不敢犯邳泰單縣流賊嘯聚爲害龍命將出師一鼓成擒齊魯得以無虞倭寇告急先是朝廷加意海防登州故有備倭兵船兵旣逃亡船亦遁滅龍言防海必資於船禦寇必資於兵無船無兵何以爲守具疏請復國初舊制又以登州沙門黑山諸島遠軍逃歷其間不惟失伍可罪而且有意外之變

上嘉納之皆如議行而傍海州郡得以休息轉南京刑部侍郎會忌者誣劾以聽勘歸即杜門養重一日中風卒年纔五十有六龍居官盡職身佩印勅一行取裁咄

嗟而辦卒無失事盡才有過人者而以實心運之故所如皆故性復修潔取嚴一介宦裝出入書史而外無長物所著有恤刑錄平番議安南議撫黎議山東奏議及詩文集藏於家

刑部尚書吳惟錫百朋

吳百朋字惟錫義烏人登嘉靖丁未進士第授江西永豐縣知縣爲政務先教化東矢入片言折服有清水明鏡之謠徵拜御史出按淮揚卒遇倭亂朋卽披甲與城籌兵食晝夜守賊不敢逼先是倭薄東門外撫臣下令

有開城門者斬民襁負叩門而號朋曰郭外非吾民也邪而以與賊亟開門納之全活甚衆每按部輒以惠文彈治不法然其持議平不苛小人戚畏而愛之其按楚亦然九載考績晉大理寺丞轉右少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肅皇帝以虔中多事改朋提督南贛軍務當是時內迫山寇外苦島夷羽檄旁午朋奉簡書馳至會倭寇海陽朋會兩廣都御史督諸道兵四面擊之擒首虜無筭已又敗倭於烏石又戰淢水神山賊兵潛巳又敗倭於海豐捷聞賜金帛初賊楊一戕殺

長吏勢張甚而燕阿晋賴忠潭等依山阻險流毒四郡朋縣貢格陽爲招撫而陰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遂平横田再破香祭又移師擊藍松山程鄉擒之轉戰大田鹵溪囤相等別攻乳原始典賊殲之又會師破貝平漳瀨遣將士擊二源寇盡殪凡先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級鹵獲人畜鎧仗無筭於時三巢最稱桀黠賴清規稱王巢下歷李文彪巢岑岡謝允樟巢高沙郎尉佗儀智高負險故地衆號數萬盤牙累歲攻之甚難朋嵏然以討平爲已任因上疏略曰逆賊荼毒生靈天討不

敕第先破下歷衝其中堅岑岡高沙直搗犄耳顧陛下
假臣便宜不效請歸伏斧鑕　天子壯其議令刻期剿
賊朋乃移鎮信豐授叅將蔡汝蘭方略率師討平之撫
清規苦竹嶂餘黨盡平居民始得帖席　上賜勅褒厲
賚金帛朋居虔六年蒙矢石馳畢烟瘴間年未艾髮垂
白矣前後奏捷疏十有八廕子一賜金帛十二加二品
俸者一晉秩者三說者謂王文成平粵止浰頭桶岡而
朋之克三巢爲尤艱隆慶戊辰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尋
疏終養不報晉刑部右侍郎丁外艱服闋改兵部右侍

郎萬曆改元、賜飛魚、命閱視三鎮、條上便宜四事、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夷狄部落、與夫士馬强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諸掌、　上嘉納之、已乞假歸省、旋起南京右都御史、遵明詔禁華奢、俊有避驄減騶之風、召拜刑部尚書、朋聞命、兼程而進、時部事久虛、積案填委、朋至、亭法讞疑、無大小必躬親之、以過勞成疾、卒於官、年六十、朋爲人風格儁逸、智畧輻輳、其憂國奉公、極身無二慮、心力大半在兵事、而勲業在江廣、宦遊三十年、節儉恒如寒素、病革、猶諄諄語軍國事、歎國恩未報、言不及私、

訃聞賜祭葬悉如制

右副都御史周允文如斗　于恩克府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嘉靖丁未進士始釋褐貴溪令有神明稱召拜江西道御史出按湖廣清戎籍念沿邊詭影之弊難於綱滌先條四事復著便宜五十餘條爬梳弊垢民不擾而戎伍清再按蘇松諸郡會島夷入寇歲且大侵斗疏蠲常税什五然後以綏懷大計責之總撫將帥諸臣既得請民驩聲動地士氣倍奮乃有青陽石湖婁門平望實山木瀆分湖之捷賊爲奪氣而兵燹

之餘民心嗷嗷丰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堪而易敗民困而難供故於應援之兵力爲裁減而選近稍稍帖席蕭嵗異民懼失丰相率叩閽請留疏七上乃得允丰益以發舒奏設海防專官調濱海綱運議改運艘折兌所經畫皆恤民要務乙卯寇復至松郡民奔避者以萬計撫院令閉門毋納丰厲聲曰是驅民於死也脫有不虞吾任之乃洞開諸門以入然地狹民衆疾疫大作人給糜與藥衆賴以安賊屯桃花港調永保諸兵力戰斬獲無筭仍會浙省兵夾攻之大捷於沈庄而徐

海瀛葉陳東之衆始以次蕩平計被兵三年前後奉有監軍紀功先運諮勅躬擐甲以戰者百數其功甚巨而視師趙文華銜之匿不以聞賜白金文綺加俸一級而已丙辰改督學南畿校士一以文行爲殿最要人請託絕無所徇士服其公丁巳夏行部鳳陽倭由淮陽薄城下或請避之別郡計曰　陵寢所在臣子當死守敢以職不任兵辭乎乃簡士卒飭將領使之進擊賊始遁巳未陞大理寺少卿壬戌晉右僉都御史撫南畿時徵派四出而募兵費尤不貲卽奏減兵餉三分之一督郡縣

選士著以時訓練築丹陽溧縣石埭三城乙丑三月倭復犯三沙、斗十分布督戰累以捷上拜金綺之賜尋轉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末代會三衢鑛賊竊發壤接婺源、斗曰婺非城不守、亟令庀工、令下而賊猝至、斗自太平馳往、驅之賊始出境、人皆服其先見、抵江西始創條鞭法大略檢一省圖籍計每縣田畝量入爲出俾侵漁規避者不得行無何疾作、卒於官、斗體貌魁梧外若嚴峻而襟度豁如、一見知其長者、所至生祠有祀去思有碑、在江西不數月、感疾請以身代者百計、歿則環哭而祠祀

之其得人心如此子思克壬戌進士亦任御史有名一

工部尚書呂信卿光洵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崇安縣知縣母喪服闋改知溧陽臺使者行縣饋羨偶坼壘使者疑有毒光洵馳往對使者取羨立啖盡一器使者悟爲起謝三年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屢有建白並要切觸忌諱巡按三吳問民所疾苦開蘇松水利總釃有法水效職至今奏入有金綺之賜將倭奴蹂沿海諸郡邑光洵用餘皇破寇大洋中再賜金幣增俸二級代入會虜犯古

北卩逼京師與故矦鳶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詔虜驕易與且京城何地也可使遐以歸令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疏色動事竟寢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歷官工部左侍郎尋拜右都御史督撫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甘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亨寇霑益夏李向陽方美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並先後討平之事聞晉兵部尚書兼督撫如故而武定府土酋鳳繼祖者世毒螫鈎連他府小大酋僚濟蠻者數十輩遠至川貴相婚姻有衆數萬地千里

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畢渺向者麓川然孽顯始沐氏數莊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光洵表其由併乞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由貴走川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俾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攺土設流悉有其地沐氏既銜光洵抑其權又恚賞光洵未表時頗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莊豪激叛與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東而光洵自軍典以來獨按察司副使張天復首膺鞅琫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

於象馬罰及移按沐氏黨則用天復假按察長把三尺提一尺狐兔爲鷹鸇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栢之署用是讒構颷起光洵遂以南工部尚書致仕一時效勞諸大夫相繼罷去而天復獨逮繫奪職爲編萌滇人寃之爲平黔記記其事建祠武定祀光洵及諸大夫光洵才識敏練致於任事故能成大功於荒徼人比之楊恭惠何太保而文學尤擅長於時所著有元史正要詩易箋三秦奏議皆山堂稿可園詩鈔諸集

兵備副使黃文卿中

黃中字文卿遂昌人少穎異不凡始勝冠輒起民間首諸生籍由乙科授鉛山縣知縣冰蘗自勵一意保民弋陽業奪鉛山驛馬誓棄官復之卒如傳歲省供億數千金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晉滇及留都持大體多異績擢以名御史稱補天津兵備副使時妖人張道仙聚衆為亂烏合至數千櫌鉏棘矜肆掠為暴州邑震動中躬擐甲冑督勵將吏設伏以俟一戰擒其魁而斬之脅從罔治散遣歸農者數千人復招集流移相繼復業者萬餘戶方叙功擬峻擢而中遽乞休歸功成身退士林

賞其明哲所著有西野奏疏南窓紀寱集吹劒集易經紀蒙等書

按察司僉事徐允平甫宰

徐甫宰字允平山陰人少負奇節才學宏博慷慨有議論每以經世自期時人未之知也嘉靖癸未舉於順天高亢自守未嘗私謁公庭至大義所在即挺身當之無所避時人竊陋其戇益無知之者獨南明諸公相視爲莫逆交已而南明諸公相繼及第去而宰竟不售遂謁選得令武平將行諸公祖於郊宰曰夫言科舉則無以

諭諸子若他日所建樹則未知孰先吾與諸子期願各努力無負平生為知己羞聞者壯之武平當閩粵之界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歲他吏得此輒環顧妻子泣不敢往宰拜命欣然携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苦寬徭役拊循撫卹溪流溢將嚙城為築隄捍之城中乏水為鑿溪引泉入之斯城久圮為亟完之近賊諸寨舊無城時苦剽掠為築城立堡者三凡三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飢為發倉平糶民賴無殍久旱雩禱期五日不雨者以身為犧牲至期果雨邑中大風烈火猛

歲宰望風拜伏而風反火滅暇則進諸生為陳說義理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郎藪澤諸寇亦皆革志向化有不平事徃直於庭帖服而去鄉有渠惡將鼓衆從賊宰偵知擒戮於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後無怨言李古春梁寧輩負險以叛督府將發兵討之宰曰無遽征彼固吾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单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即解甲降嘗按事之福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宰以便宜且守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數賊

一空、治武平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與武平接壤、稔知宰賢、相率走督府、願借宰督府、爲請於朝、調宰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私程鄉民聞宰至、則又恐老稚遮道以迎、若恐武平奪之去者、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宰以義讓之、不悛則令其黨擒之、石窟平、宰治程鄉、一如武平之初、無何內召、程鄉人又相率走督府乞留、督府復請於朝、得留、不赴召、無何而劇賊果蠢起、徵兵至十萬、又不能克、宰不用隻矢、獨開誠釋

從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佛縛林朝曦溫鑑斬首以徇餘黨潰降略盡督府上其功得越格拜按察僉事兵備潮州仍廕一子千戶潮之境岩臂四塞濵大海土賊島夷相煽亂宰下車或撫或勦降滅賊衆以萬計自是潮無山寇之患島夷之屯鄉堂也宰用所降賊授以方略擣其巢大兵隨之斬首萬餘自是潮無海寇之患然宰竟以勞瘁致嘔血乞歸歸月餘竟卒宰所至輒有祠水旱疾病禱之輒應或以所疑質之無不響答者卽諸寇過祠下亦必焚香載拜乃去宰之初誕也閭室中有

興香覓之一大蛇據床下迨卒之夕復有蛇自梁而墜香徹庭戶議者知宰爲神人云

山東按察使沈雲卿伯龍

沈伯龍字雲卿嘉興人登嘉靖乙丑進士釋褐內江令有惠政時直指貪悍數以氣勢籠懾人爲漁獵伯龍獨逆折之不使肆直指怒已而伯龍內召將行直指盛氣而前畫發其行篋止俸餘十數金而已直指慚沮去邑父老子弟夾轂焚香攀送出境者數千人號哭之聲動地抵京拜兵科給事中屢有建白俱關切時政以是忤

執政意、出守川南、會有九絲之亂、九絲負險以抗有司
束手不敢問、伯龍奮然、語諸從事曰、人臣委身事君、正
惟多難是效、今小夷跳梁、而郎以憂遺君父、顧諸君自
視何、於是諸將吏皆慨憤請戰、伯龍躬擐甲冑轉鬬而
前、賊衆披靡、皆反戈以攻、兇囚授首、餘黨悉平、捷聞、詔
賜金幣、增俸一級、無何而酋倮作叛、督撫以九絲之役、
太守獨之、如雛兎先聲奪人、是非太守不可、遂以兵五
萬、屬伯龍討賊、伯龍曰、天下有同事而異情者、酋倮之
與九絲是也、九絲玩於積懦非一、大創之、則國威不立

今九谿既平畬猓不無孱氣顧敢於效尤者未有以動其心耳此片言可下何以兵為况解甲未久不堪再戰伯龍乃单騎至賊巢呼猓衆諭以禍福猓衆聞諭歡呼動地曰洗父生我即縛三渠魁以獻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兵備湖南時督修　獻陵閹宦意在乾沒伯龍覈實其數所省十之八雖賈怨弗恤也已而江陵父喪諸監司皆爭先走吊惟恐後伯龍獨不往竟以裁革歸江陵敗復起江西按察副使隨轉山東按察使遂乞身歸伯龍博學有才略而善自韜晦對人語煦煦然惟恐或傷

而一臨兵間智勇全出迹其所自效有老將所不能及者至時方獨用忽抽身急流中復以其煦煦然者與里中人相爾汝里中人又無不稱之爲長者若伯龍殆得老子之術而精用之者與

右副都御史陳元卿洪濛 兄洪範附

陳洪濛字元卿仁和人生六歲而父景祥歿母黄矢志鞠之比長命習法家言濛志儒弗顧也母爲雪涕而喜年十二通經書大義十五娶竒疾夕旁與王文成覜師功成退晰江介蓬然適也自是朗悟若神嘉靖庚子舉

於鄉、明年、與兄洪範同舉進士、範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濛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兩署司篆、善爰書諸所按讞、皆手出、老吏視其文無不讋服者、滿考出知河南彰德府、彰德故多宗室、恣橫、濛一以法繩之、時鄭王好文學、譔四箴以規時政、屬庶人依善衷誣王、上怒甚、遣親信大臣卽訊、濛為白其狀、眾危之、濛曰、吾守三尺耳、奈何令 上有蔽讒問戕骨肉名、獄上、止削王終身、擢江西按察副使、兵備九江、九江盜匪、毋傷敗王旅瀨至、勅諸賊曹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數年之間、

長江宴如而又以其間補伍清屯練兵增堞潯陽遂爲雄鎮丁內艱服除補前職兼轄楚蘄黃濠益發舒以慰潯陽士民之思尋陞山西左叅政蒞冀南屬伊王恣橫不道都御史疏其罪於朝遣使驗問不服乃賡賂求緩會 上更遣少司寇覆按乃疏濠名與俱 上允之曰是嘗按鄭藩者邪濠聞命即乘遽往盡得王諸不法事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濠兩平亭宗正事皆當旨而以晉藩按洛尤異數云亡何遷湖廣按察使楚故雄藩而濠以疆明剖之庭無留獄前是二令相訐被逮獄久不

具蒙一訊即服乃斥其壘敗而寬其以微文中者比遷去寬令懷數百金伺道上蒙大怒叱之曰吾豈以金故緩若耶若不自愛而且以私蔑我令乃慚去擢四川右布政尋轉左乙丑入覲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北川東軍務時施州苗黄中叛擾雲萬等縣先奉詔剿賊不克蒙檄川東諸道兵進討賊人深箐陂高阻臨發亂石傳毒矢以拒我師蒙乃募死士夜從間道上先斂其機使石不得發直抵砦門斬其酋呼聲震天地擒馘餘賊以千計破碉房百餘中勢窘乃拔湖北

軍降二省因先入夾爭其功濛具言楚蜀異勢而撫劉同情功不宜顯有朝議竟直濛有大盜楊珂為楚蜀身患歲久愈熾濛計吾不疾剪此是遺不可為之疾於腹心也乃授計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初濛開貴州命而兄範前卒感慟得疾以畏簡書故不敢請至是上書乞骸骨再疏得請未即途忽鎮遠邛水諸苗叛濛亟誓師出不意一鼓平之明年始得代歸朝廷以前軍功最大賜白金文綺者三濛杜門養痾謝絕世事日以圖書自娛筌旁葺一室扁曰補思懸父母像其中事之如生子

禹謨既成進士會覃恩得進階通議大夫乃以手加額曰老臣分塡溝壑乃更辱嘉命哉惟有淸忠二字遺子以報國耳濛美鬚髯度飲人以和宦槖如洗而稱貸以急人無怠心詩文不爲名高觸興即就所著有五經輯略性理纂要諸子粹言督撫奏議及詩文稿若干卷藏於家

廣西左叅政陳𥄉之茂義

陳茂義字𥄉之慈谿人登嘉靖己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北兵車駕員外郎時郭武定侍寵而

賜嘗以手札取馬價銀二萬兩大司馬與同卿咸懼惴
其意首鼠不能決茂義奮然曰馬價　祖宗儲以備邊
郎御札且難之督札何爲者竟寢其請朝論偉之樞務
奏對咸屬茂義手出無不黎然當　上意者同官服其
才猷蒲歷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廣西地控百粵徭獞雜
居有土酋盧回縱所部刼掠爲郡縣患督臣謀討之顧
時無可與共事者比茂義至則大喜曰小醜不足費矣
遂檄茂義相機撫剿茂義親履其地環視諸酋皆岩巢
犂洞上記曰譬諸鼷鼠山潛可不煩兵而定總臣稟承

廼單騎往諭以禍福回即率隊長五十餘人歸命於軍門而副將張經者耻功不由己乃危言以激督臣竟縛回梟首回黨盧仝廣派鬬回死後聚眾為亂聲擊武緣諸城總臣始悔不用茂義言曰欲靖此亂非陳參政不可茂義復單騎入武緣招諭之仝派知茂義來相謂曰是活我生命陳爺乎投戈羅拜面縛如初思恩一帶悉獲安堵敘功賜金幣增秩一級尋陞廣東按察副使兵備瓊崖所轄深箐鬼谷大積𥫗巘諸黎盤錯其中而羅常那峒尤驍勇善鬬殺掠吏民并落窩墟稗將張世延

以戰殄賊勢益張茂義奉臺檄監左哨六月衝暑航海勒兵擊破郎溫椰根諸嶼斬首數千級俘馘招降黎巢悉平捷聞再賜金幣加俸正二品茂義又慮夷獠雜居易生他變更條上八議爲善後計海外法弛多墨吏則繩其不戢者僚屬俱滌慮以承創文崇書院課子弟之秀雅者瓊人尸祝之遷廣西布政司左叅政當是時夏貴溪當國任愛憎爲取舍茂義未嘗以一字抵政府政府銜之茂義慨然曰吾母老矣寧能改顏面以奉要人乎遂拂衣歸歸而宦囊如洗復遭倭變燬其廬扶母走

郡城號星以居無過容曰是數也惟恐傷老母心無何而子順正登進士第輒焚香手額曰吾何修而邀天之後福有若是惟有清白一節遺兒子耳故順正歷仕餘二十年茹苦若寒士遵父訓也卒年七十有七所著有國朝名士志人物志善惡紀錄燕石稿共若干卷行於世子順正自有傳

按察司副使茅順甫坤　子國縉附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以文章名大家即海內所稱鹿門先生者也方其爲諸生時即虓虓有千古之思抱卷伊

吾盡丙夜不少輟嘉靖甲午舉於鄉又三年而成進士時

肅皇帝方崇時祠執政羅天下文士以供祝釐意屬坤坤艴然曰吾安能以三寸管爲相君作私人乎執政銜之謫遷得青陽令甫兩月以艱去服除補令丹徒時江南旱飢徐沛閘稍登而多閉糴穀價翔踴坤驗檄諸司得解其禁於是搜庫金五千兩并導富民出貲收糴於稔鄉歸而出糴踊者遂平又議於漕外請折留諸漕粟以賑貧民其賑也則以單騎行縣隨宜布畫大略倣富韓公趙閱道故事賴以全活者萬八千戶毋一條

上臺使者輒采而頒之他郡邑若功令然已而召爲儀部郎亡何徙稽勳當是時坤名滿天下都人士無弗延頸内交坤而生平所齟齬者不能無修郤遂謫判廣平廣平古趙地有悲歌慷慨之風坤以其牢騷不平一發於文章沈鬱頓挫若河津呂梁觸石而走萬里毎一篇出海内爭誦之鹿門先生之名益重而齟齬者益眈眈覘思修郤而未已戊申遷南駕部郎尋改儀部亡何僉廣西憲事廣西猺獞錯居而府江部稱最險古田夷巢广等砦鷙甚時出剽陽朔殺其令朝議大征之督府

應檟聞坤才檄署府江道屬以兵坤策之曰大征非兵十萬不可飭稱之令檄徵諸路兵猝不可集而賊已走險爲備矣計莫若鵰剿者如鵰之搏兎然伏於無形發入而殲其魁他部落必惴而謀自完此便計也應檟曰善於是簡部兵五千人第爲上中下而差其餼時時椎牛饗士圍射角技四出遠徼以爲常賊玩而狎而我兵爭願一戰於是復募死士携善畫者以藥筆潛圖其山川而聚沙指畫賊在目中矣乃命所部兵爲七道度道里遠近後先發約同日抵鬼子砦而所過道輒幟而榜

日軍門進十萬兵討其砦之殺陽朔令者他砦毋動動
則移兵先滅之我師實不過五千諸夷見旗幟彌山谷
且惕於榜皆慴伏無敢動連破十七寨擒斬百五十人
是日坤坐府江帳中令曰捷音至卽鳴鼓左右皆愕視
佯應曰諾少選而報鬼子砦捷者三蓋坤以鵰剿行大
征之法審定期會不爽晷刻而左右固不識也捷聞
天子加應檟大司馬而晉坤爵二級癸丑遷大名兵備
副使倣古偏箱車法作車五百輛以禦虜衝嘗提兵戍
倒馬關制府楊博覩其營壘歎爲奇才特疏薦於朝而

生平所齟齬者竟諷部使毛舉坤細事奪其官以歸而作島人傳三益先生傳以見志先是海夷之訌東南也胡中丞宗憲雅知坤善兵多所咨訪蕩平之績坤有力焉以故宗憲遇坤最厚而坤舍中奴因俶假里中里中人羣聚而譁直揹龐尚鵬遂收二三奴置之法詞連坤坤寔不知也已而歎曰愛我者疢疾惡我者藥石我善胡公而毀於龐公殆近是哉其服善如此坤於書無所不讀於文嗜班馬歐蘇人爲詮次品藻而所自結撰不爭奇於句字間今讀所著白華樓稿玉芝山房稿耄

年稱、奉雄渾浩蕩真古今鉅麗之觀也、性復慷慨重義、師若友殁皆厚撫其子孫、貧賤之交、卿之終身不倦而於宗盟尤篤、貧而待之舉火若昏且葬者、歲無慮數十家、平生所升沉訾譽及一切文字酬應無虚日、似皆足以損神滑积然其真愈完而竟躋上壽以終四海之間而知之者又稱鹿門先生爲異人、子四俱以文章世其家、而仲子尤有名、仲名國粫、字薦卿、以進士初令章丘、視民如子、視民事如家事、凡所以爬搔洗剔必措民於衽席而後已、章丘人家尸戶祝胥稱之曰慈父、以高第、

徵拜侍御史明年討外吏向所翹𨶹鹿門先生者復修郄於其子誣縉以刺求便地坐當謫章丘人憤曰賢令如若父而人求多焉謂吾曹無三寸舌邪詣闕自寃者數百人當事不爲理竟調令浙川將流民嘯聚剽掠聞縉來曰此仁人也願受廛而爲氓復爲轉穀以賑[illegible]廩以嘯一時登浙川民於衽席如章丘浙川人爭尸祝之亦視章丘有加政聲籍甚擢南京屯部郎尋改水部以鹿門先生九十壽使闕歸稱觴事竣之官榷荊關稅弛苛禁削宿蠹商旅歸之如流水不三月而課足當一年

九月復歸省而鹿門先生逝矣宦前後二十年出入數四辛得奉湯藥含歛人謂孝感服除工部適報最痛鹿門先生徧賦非辜具疏白之朝略曰先臣坤任粤西不煩軍興錙銖以鵰剿收大征功蒙恩錄擢忽受顯黜一事而功罪迥異何以示沮勸倭犯東南爲墟先臣從督臣胡宗憲畫策平之不敢希賞而更得罰比采廷議宗憲業蒙洗雪而先臣何辜殁齒不白臣請辨所應得敕命復先臣致仕疏七上始下所司以例格僅乎削任也遷郎中覘夏鎮河或言沮洳善病人不可往綰叱之曰

人臣事不避難何不治則邇道於此何事而可辭爲卒勤其官而水死將屬纊戒其子元儀曰無讀非聖之書無行不義之事遂瞑鎮人相向哭失聲章丘淅川聞訃哭祠下如喪考妣緇天性孝友鹿門先生病痁日夕不稅衣冠而侍特婦蔡亦病或請視之緇呵曰吾婦方急吾親親愈自起耳卒不一入視已而翁與婦俱無恙官金陵以樓舡迎鹿門先生閒奉游諸名勝賓客旣集緇爲鞲臂跽上酒炙先生歡樂之與賓客談詠興盡而反都人士無不嘖嘖稱茅君能養志事嫡母逾於所生伯

兄翁積才高而放以酒自豪縉數規之伯不喜縉執禮彌虔季維才高而文弱以詩自豪縉亦數規之季不喜如伯兄而縉誨之彌篤季尋悟曰仲兄愛我季亦事仲如仲之事伯縉又割腴田五百畝差五服親踈而周其急名曰茅氏義田又爲義倉積粟以賑凶荒族有售百金產者三售三反其田蔡司馬子客死其遺孤幾沒豪手收畜之妻以女而名之曰武猶嬰杵之於趙孤也鹿門先生以文章爲天下法程縉承家學其文汪洋恣肆援筆千言詞旨俱美而大指以學在適用文以經世古

今事成敗、得失揆度鑒別、無毫髮爽、援之以攷迹、乃而觧所删訂漢晉南北史與所著薇園詩草若干卷藏於家

刑部員外郎祝珍卿珝

祝珝字珍卿、太平人、福建按察司副使戚之曾孫也、少從莘文懿公受易、得其詮要、為文務以理勝、選隸學宮儕輩咸下之、以貲入北雍、中順天壬午鄉試、屢上春官不第、歎曰、丈夫欲自樹奚必擇塗而趨哉、遂謁選授孝感令、尋丁外艱歸、服除補知羅田、羅田介萬山間、民習

獷悍而負險絕爲暴客數珝至則食咄瘖晝殫圖宣猷
視民力所急民財所詘而煦嫗撙節之歛其良而摘其
惡無賴者邑有大猾根株盤固吏數令不能治珝熏其
諸不法具獄磔於市里社乃安時屬歲侵而　世廟且
南狩所過空杼倒囷則舉弃室廬而逃珝於諸應費並
從節縮復訂供帳簿要請於有司不得溢數而濫索約
省十之四次夏又飢民之殍於茅篁砂礫者比比相枕
籍珝便宜發粟以賑之戶分別大小以爲所給多寡而
復禁閉糴蠲逋稅以長活者殆萬計屬郡盜熛起楯衣

白晝剽行聚落、頻數討數叛、迄不能底定、珊決策曰、邑
聯英六淮廬之鄙、帶商鄧汝息之疆、地深阻、民雜遝、不
逞類有所主、故能爲變耳、乃審緝奸孽爲内應者十餘
輩、當以常刑、尋餘黨復嘯聚、壘於崇崖之巔、席險負固
以稱亂、珊圖六關形勢、坐而籌之、謂四壓懸絕、彼以地
勝固矣、然周而夷曠者、非盜有也、乃移檄徵諸路兵、爲
牙誓師、犄角要害、厚集兵力、奮距而直薄之、元憝授首、
羣從即戮、覆其巢而逐捕、百餘年盤結之寇、一旦殲之、
無孑遺、當是時、湘藩言善政者、必首推羅田令、他郡邑

間有滯獄疑訟久不决者皆願屬羅田令决之片言所折兩造允服臺省交薦徵入公車而銓司固泥資格僅遷同知武昌珊不以是不滿隨牒效職若令於羅田時擢刑部員外郎尋丁內艱服除當補乃抗疏乞休歸珊居官嶄然所至以介潔自標尤約已務施於親族多所資給或有負者每折券不責其償與人懇款見情愫然一軌於正不爲婞嫺很頊之習居家植德者十餘年而後卒年七十有五

陝西行太僕卿商洛明廷誌

商廷試字汝明會稽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刑部福建司
主事明習典章事至燭照斧斷老吏謝弗如遷廣西司
員外郎奉詔慮囚雲貴所平反者數百人以內艱歸服
除補原官尋進郎中會虜入關下　肅皇帝怒本兵不
即發兵急援戮之西市并下職方郎於獄廷試當拔之
分宜相與郎有連遣所親屬廷試廷試曰兵之緩急在
職方尚書且坐是死矣郎烏得免吾寧忤執政不敢骫
三尺以忤　上與郎俱死無益持之益堅分宜大銜之
遂詘其資出為黃州守黃楚劇郡疲而善訟甫下車郎

斥胥吏舞文者數人檄下諸縣有所攝與爲期期而不至有罰終歲不遣一隷下諸縣晨起視事公門洞開欲訴者無所闕訟人立剖獄無繫囚諸縣有所輸第驗封立投庫無羨金吏束手無所爲郡庭闃如境内乂治河南賊師尚詔糾衆爲亂光與黃接壤遠近洶洶謂賊且旦夕渡河掠黃所司議調兵以守廷試争之曰尚詔陸寇耳當走山東鼓饑民勢且益熾若走澤國祇就縛耳必不至調兵何爲既而賊果不至黃與九江接壤土人争阧而鬬所司輒以叛聞議者欲發兵以討廷試又争

之日鬧而爭地非叛也發兵何爲守請身諭之遂單騎往衆感泣相率羅拜請死廷試與其長偕來見撫臺竟不發一兵而土宇帖然遷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青州青故多盜而楊思仁者以其兄殺人繫獄將刼出之哨聚數千人諸黨分部中外剋期而動值廷試初下車戒嚴賊不得逞廷試偵知其狀亟以兵掩捕之賊擁衆走濰濰故多鑛徒廷試曰賊若合鑛徒恃險阻即難圖矣遂進兵急擊之賊大敗斬首六百級宥其降者千餘人度思仁必走河南先期遣勁卒要諸途果獲之賊遂平蒙

賒鑛徒王恭劉顯等聚衆亦千餘人又不能捕廷試曰是可以計取也廼誘其腹心周某者厚撫之因與約曰吾欲取恭顯今歲且暮當以仲春爲期吾以檄來汝其爲内應功成當爵汝對曰唯唯尋呼諸校立庭下謂曰若等歲暮各放操廼遣周去而密令諸校兼程薄賊巢周歸卒以廷試語語賊且言已放操賊信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宴爲樂兵舉火躁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悉就禽廷試在青平兩巨寇奇正迭用功甚偉而恥於自張捷書上兩臺又不敘所指授既失兩臺意巩下

本兵分宜挾宿憾嗾臺使掩其功而以罪論謫雲南副使備兵金騰廷試亦不鞅鞅緬酋莽達剌者脅三宣撫以叛廷試駐兵騰越間以禦之酋不敢動自雲南量移陝西陝西職在馬而仕者視爲散局率高卧不事事馬政日隤廷試欲稍稍振之曾不得展迺歎曰湖山遲我久矣遂自投劾歸廷試曉暢物情氣定而識遠故隨其所至輒建樹炳炳議者謂廷試可肩弘鉅然天性夷坦既不能婥婀取容又不能結交延譽故挾負雖磊磊而世不盡知也家居踰二十年日惟課子弄孫身娭深究

黃老養生之旨其於一切嗜好泊如也晚更號靜翁以見志其學博綜今古印之槪書答發爲文詞不事粗繪而克然成一家言有陶淵集及所訂參同契藏於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九終